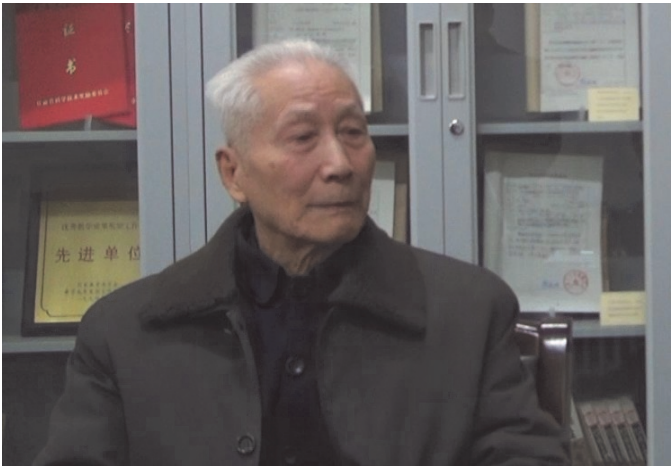


收藏动态

国立兰州大学时期等4枚校徽入藏档案馆

1月10日，90岁高龄的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彭泽祥先生在档案馆会议室接受“萃英记忆工程”专访，并将其珍藏多年的国立兰州大学时期等4枚校徽赠与学校档案馆。档案馆为彭泽祥先生颁发了收藏证书。

“萃英记忆工程”是档案馆主持开展的口述档案采集工作，对于丰富我校集体记忆、传承学校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档案馆呼吁广大教职工，特别是长期奉献在学校各个岗位、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离退休职工踊跃参与到此项工作当中来，并将保存在个人手中的代表性著作、手稿、教案、讲义、照片及奖牌、证书等重要实物档案捐赠到档案馆永久珍藏。



彭泽祥先生接受档案馆采访



1946-1949年使用
编号：1655



解放初期使用
编号：45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使用
编号：51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使用
编号：2412

法学院荣誉证书入藏档案馆



2014年1月14日，法学院3件荣誉证书及奖牌入藏档案馆。截至目前，档案馆共收藏各类荣誉证书、奖牌、奖杯等实物档案共约120余件。

我校获评2013年度甘肃省直和中央在兰单位档案工作“特优单位”

2月21日，甘肃全省档案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我校档案馆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2013年全省档案工作，表彰了各项工作先进单位，安排部署了2014年工作任务。2013年，全省省直和中央在兰152个单位接受省档案局档案工作检查，共评选出27个“特优单位”，我校荣列其中，受到大会表彰。



兰州大学档案馆 主办 主编：王秋林 副主编：段小平 2014年3月1日 总第14期 统一编号：LBZ-13

导 读

◇《国立兰州大学第二届毕业同学录》序/ 1

◇辛树帜和他的团队/ 2

◇学者、作家刘让言先生/ 3

◇思念母校，魂牵梦绕——史启祯访谈录/ 4

◇“萃英记忆工程”进展/ 7

◇国立兰州大学时期等4枚校徽入藏档案馆/ 8

◇归档通知/ 8

馆藏一览

《国立兰州大学第二届毕业同学录》序

辛树帜

予既主校之二年，本届毕业生得百有一人。其银行会计学系、政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凡八十四人，皆二年前在国立甘肃学院肄业者也；其医学院专科部十七人，则旧日学于国立西北医学院专科部者也。礼即成，乃进诸生而告之曰：君等皆学成于吾大学而此校之第二届毕业生也。吾大学之前身为甘肃学院及西北医学院，甘肃学院之前身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自清末迄今，学校名实屡更，而萃英门旧试院之地址不变，继继绳绳，四十年于兹矣。当陇中人士创设学校之际，岂期其遂成大学；诸君之初就学也，亦岂期其将为兰州大学之毕业生乎？凡此推演之局势，足征兰州文化之剧进，此固陇中人士所夙夜想望者也。甘肃省居全国中央，徒以交通艰困，居东南者不易涉足于斯，因谥函谷潼关以西曰西北。兰州者，西北之政令于是乎出，西北之工商业于是乎萃，数西北之大都会者未能或之先也。自抗战以来，中原残破，荆棘载途，而兰州独完好，非特保有其旧，抑且增益其新，至于今，通衢宽广，层楼峻峙，俨然近世都市规模矣。他日天兰路通则东方之人与物骈叠而至，天成路通则南方之人与物又继而来焉，自汉唐迄今，沈寂千载，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天回地转，乃得逆睹他日之盛昌。以西北资源之厚藏，人民勤俭之风操，虽

当此艰屯之世，犹得存其平世气象，则待至他日之升平，有不突飞而猛晋者耶？树帜昔长武功农学院，民国三十年始游甘宁青诸省而爱之，是以政府任以此职，不敢辞谢，所以然者，为欲于达成此一任务之际勉致其辛劳也。君等于今日为毕业生，逾时即为社会之中坚，又逾时即为国家之柱石，此非仅树帜一人之祝，西北人民之公望也。西北之民，燹于兵，迫于贫窶，呻吟憔悴者久矣，援其手而登之衽席，非君等之责而责谁？周人之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宋人之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君等勉哉勉哉！会刊同学录既成，因取所语以为叙，愿诸生咸书之于绅而弗忘也。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临澧辛树帜序



《国立兰州大学第二届毕业同学录》封面

辛树帜和他的团队（部分）

——摘自《国立兰州大学第二届毕业同学录》



辛树帜（1894-1977），校长，字先济，湖南临澧人，生物学家，古农学家，教育家。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46年至1949年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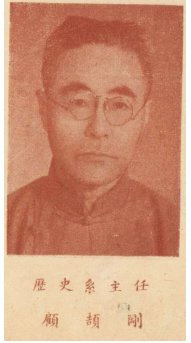
陈祖炳（1890-1963），物理系主任，别号文彬，湖北江陵人。民国初年考入荆南中学堂，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数学和物理。1925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原子物理，获物理学博士。



杨质夫（1906-1961），边疆语文系主任，本名杨文，字质夫，青海省互助县人，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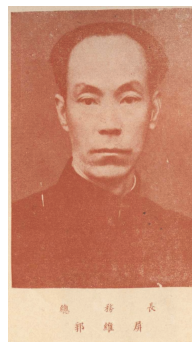
王德基（1909-1968），地理学系主任，地理地貌学家，湖南慈利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1940年在德国提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



顾颉刚（1892—1980），历史系主任，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向郁阶（1890-1979），经济系主任，字德棣，湖南澧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巴黎大学研读合作论。法学博士。



郭维屏（1902-1981），总务长，字子藩，甘肃武山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乔树民（1913-1989），医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江苏盐城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医学博士。



李镜湖（1880-?），法律学系主任，别号问渠，河北束鹿（今河北辛集）人，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曾任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董爽秋（1896-1980），教务长，原名桂阳，安徽贵池县（今安徽池州）人，植物学家，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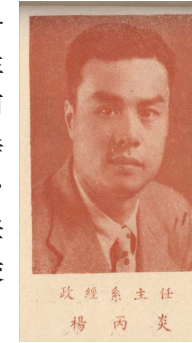
沐允中（1898-1985），俄文系主任，河北人。历任外交部科员、驻海参崴中国总领馆副领事等职，后主要从事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



段子美（1898-1997），训导长，河南偃师人。1932年至1936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程宇启（1904-1949），文理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湖北崇阳人，曾留学法国，博士。



杨丙炎，政治学系主任，江苏人，生卒不详。



常麟定（1902-1956），动物系主任，鸟类学家，河南开封人。法国帝雄大学理学博士。

栏目编辑：段小平

2014年3月1日

《看兰台》第14期

「萃英记忆工程」进展

新年伊始，萃英记忆工程继续向前推进，有12人陆续接受访谈，他们是胡之德、彭泽祥、安真光、钱伯初、郑晓静、史启祯、张嘉宾、刘孝文、张光、樊买虎、甘晖、杨大友。并有一批书籍、资料、照片、书法作品以及珍贵实物档案相继入藏档案馆。

生命学院彭泽祥教授捐赠国立兰州大学时期等4枚校徽；原我校党委副书记史启祯教授接受采访并捐赠著作7本；原我校党委副书记、现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接受采访并捐赠书法作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安真光主任医师在医院病床上接受访谈；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校友寄来写给兰州大学的感谢信原稿。

萃英记忆工程项目组于寒假期间赴西安开展工作，得到兰大化学化工学院校友、现西北大学化学学院王尧宇、胡向东、周岭教授，以及陕西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的热情帮助和支持，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东西却不会变。我们上大学的第一门政治课是“联共（布）党史”，到现在还记得“四章二节”，那是讲唯物辩证法的，留下深刻印象。2013年，省长来西大召开座谈会，我准备了个发言，建议重视对学生加强辩证法的教育，年轻人出问题，不少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上，中宣部不是出了一本叫做《辩证看，务实办》的小册子吗？就是要解决这类问题的。

我怀念兰大的朋友们，怀念自己的母校，母校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祝愿她趁着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风，发展得更快、更好！

王：感谢史老师！（完）

【人物词档】史启祯，男，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无机-金属有机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并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195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留校任教，1994年到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学科带头人。曾任兰州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校党委副书记，西北大学物理无机化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物理无机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学会无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指委应用化学与化工基础教学指导组副组长。



钱伯初



甘晖



郑晓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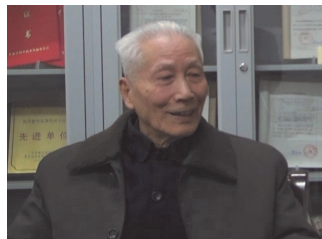
刘孝文



安真光



张嘉宾



彭泽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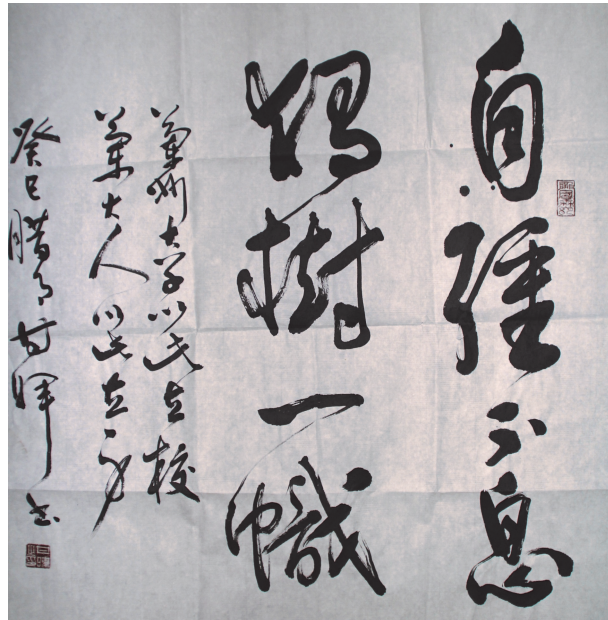
张光



樊买虎



杨大友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题辞

栏目编辑：陈艳

来上课。”这次谈话发表不久，1983年他就提出了教育要“三个面向”的重要论断。

23年后的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校教材改革座谈会，时任副部长的吕福源同志在讲话中说：教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需大量地、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并以各种方式投入使用，才能够保证我们培养出的学生是国际一流水平的。

1985年开始的那次实践，是在邓小平同志谈话和中央发表“三个面向”的鼓舞下开展的，比吕副部长的讲话超前了整整15年。现在是2014年了，那次实践过了将近30年，再强调“时机不成熟”就说不过去了。现在都在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很难设想离开“教材开放”的国际化。我觉得像兰大、西大这样的学校有条件把步子迈得更大些。不要把困难估计得过大，学生的潜力很大，这里向您介绍参加过那次实践的85级学生焦向东博士(道尔顿医药服务公司实验室监理，加拿大)的感受，他在《师魂》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双语教学让我的工作如鱼得水》的回忆文章，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时无机化学课选用的教材是美国大学的general Chemistry，由于同学们刚从高中升入大学英语水平不高，学习该教材非常吃力。开始时阅读1页书我要花好几个小时，要不断地查阅英汉词典。经过半个学年的艰苦努力，1小时就可阅读差不多10页书。通过英文原版教材上课，使我能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中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博士后工作中如鱼得水。

王：兰大和西大一起获得的那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您牵头的，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史：是的，是我牵的头，其他三位老师是高忆慈（兰大）、李丙瑞（兰大）和曾克慰（西大）。上



赵俪生书赠史启祯的书法作品

世纪80到90年代，我们翻译了四本国外优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书名分别是《无机化学前沿》、《过渡元素金属有机化学》、《空气敏感化合物的操作》和《无机化学》。最后一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3本都是兰大出版社出版的。那次报奖材料就是以这几本译著为主要支撑材料，并结合前面讲到的使用英语原版教材的教改实践写就的。获奖一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前些天，高教出版社与我商量一件事，他们有意让我们将《无机化学》的第5版译出来。我答应了，但不再是我牵头，而是由青年教师担纲，我仍对译文质量负责。我已翻阅了这本书的原版，觉得内容的确不错，希望其译本能在今后10年对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我在一篇题为“教材建设一定要开放”的论文(《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0期)中写道，使用国外教材，不但学生可以学到本学科的最新知识，教师还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并研究教材所折射的西方教育理念；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将会催生新一代优秀本土教材。从7年前写的这段话，您不难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翻译出版那4本书，为什么现在乐于答应高教社提出的翻译该书第5版的苦差事。

王：史老师您是老党员，在兰大党委工作达8年之久，前些年还被评为陕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能否从思想工作角度谈一些事情？

史：我今年79岁了，1956年大二入的党，论党龄，也超过了半个世纪，“老”看来算得上。

大学毕业时的两个口号让现在的我仍记忆犹新，一个是“又红又专”，一个是“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说说“红专”问题，不敢说自己实现了“红”的目标，几十年间在政治问题上也有过迷茫，但却没有背叛，底线守住了。入党誓词背不下来了，但“永不叛党”这四个字却刻在心中。我最厌恶的人是那些背叛国家、背叛党的人，也不喜欢背叛朋友、背叛自己(看风使舵)的人。当然也不敢说实现了“专”的目标，不过扪心自问，对自己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是敬业的。

回想起来，当时那两个口号提得的确不错，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具体化了。前面讲过，兰大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乳汁，是营养全面的、而不是营养要素不全的乳汁。现在，思想教育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封闭的环境变得开放了。施教者和受教者换了两代人，当时的年青人把老师的话当作真理去吸纳，现在则看作说教而产生某种排斥力。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事过境迁，但基本的

学者、作家刘让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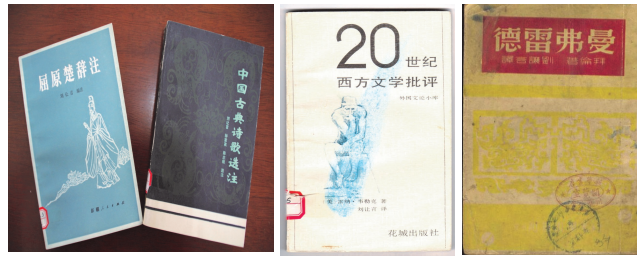
刘让言（1914.10-2006.1），河南济源人。兰州大学教授，原中文系系主任。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于1948年11月调入兰州大学，任兰州大学英语系讲师。解放初参加兰州大学的接管工作，任兰州市协商委员及人民代表会代表。1950年1月调到中文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20世纪70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1月退休。

刘让言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教一生，桃李天下。曾荣获“甘肃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全国总工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奖章。

据曲子贞撰文回忆，解放初，在庆祝兰州解放的盛典以后，庆祝兰州解放筹委会文化组的几个人（曲子贞、李秀峰、刘让言），为了凝聚兰州文艺界的力量，发挥文艺在建设新兰州、新甘肃当中的作用，组织一个兰州文艺工作者协会，简称兰州文协（即后来的兰州文艺联合会），创办刊物《大众文艺》，刘让言任副主编，兰州大学的学生林草、平白等任编辑。《大众文艺》后更名为《甘肃文学》，茅盾题写刊名，刘让言任主编。《甘肃文学》后几经周折，演变为《飞天》，成为甘肃省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成为甘肃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和晴雨表。刘让言先生功不可没。

自20世纪30、40年代起，刘让言于求学、教学之余，开始了西方文学的翻译和文学创作。50年代起，致力于中外文史论研究。著有小说《恍惚》、《骚动》，散文与诗歌《水上劳动者》、《想》、《忆》；专著有《屈原楚辞注》、《中国古典诗歌选注》（合著）、《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西方古典文艺理论》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拜伦诗剧《曼弗雷德》、小说《薄雾》、《鲍狄笱》、《史鲁尔，从卢巴图来的》、韦勒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等。发表论文有《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拉伯雷—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鲁迅论创作》、《鲁迅论文艺批评》、《反映现实，多写短篇》、《谈普希金的〈致大海〉》、《论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等数十篇。诸多创作、译著、论著受到了文艺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陈闻歌）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译后记（节录）

刘让言

这本书译自沃尔夫冈·伯纳德·弗莱希曼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是雷纳·韦勒克教授为该书所写的“文学批评”条目，其实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二十世纪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时代，各种流派称雄争霸，瞬息万变。原文作者指出，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六个主要流派：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二、精神分析文学批评；三、神话文学批评；四、语言学和风格学文学批评；新机体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六、被存在主义及其类似世界观所激起的哲学性文学批评。作者的观点，我们并不都是完全赞成的，但其丰富的材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萃英记忆

思念母校 魂牵梦绕

“萃英记忆工程”人物访谈——史启祯

时间：2014年1月22日15:00-16:50

地点：西北大学科学楼史启祯教授办公室

受访人：史启祯

访问人：王秋林

摄影：红叶

文字整理：红叶

王：史老师，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今天来西安听您讲讲您在兰大经历过的故事。

史：好吧。我是1958年兰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到2013年正好55年。大体分两段：1994年之前在兰大，以后到了西北大学。从1954年上学算起，在兰大度过了40年。我在庆典发言中讲了一段涉及兰大的话，原话是这样的：“我对兰大的怀念自不待言，毕竟在那里服务了36年，4年的大学学习也是那里完成的。兰大在我的成长期提供了乳汁，也培育了我个人事业的第一个峰期。兰大化学系（现化学化工学院）在JACS（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的硕士研究生申建坤完成的，他因此获得全国配位化学第一个国际奖。他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今天也来参会。当然，对兰大的怀念相当一部分出自‘敬佩’。作为部属高校中最靠西的一所，那块土地上的肥水并不充足，却能长出一茬又一茬的好庄稼，特别是那里的化学学科。刘伟生院长前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对兰大化学化工学院的祝福。”

王：听说您在为陕西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及兰州大学，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史：不错，但并不只是那一次，在国内多个场合



史启祯接受档案馆采访

的报告中都讲到母校兰大。我人虽然离开了，但那里还有一大批朋友，有些还是我的老师，离开母校20年了，她让我魂牵梦绕，似乎只有明里暗里为她做点事，才能平复这种牵绕。在为陕师大所做的那场报告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我看兰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为兰大的发展出过力，那里也有我的一大批朋友，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今天以兰大说事，不是想褒或想贬，只是想与师大的同行们一起探讨一种现象。兰大有重视教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基础是江隆基校长奠定的。江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化学系教师中有‘四大台柱’之说，听他们的课，可说是一种享受，在座很多年龄大一点的教师可能熟悉你们学校分析化学的张光教授，就是当时的“四大台柱”之一。其他三位都已过世，他们是讲授无机化学的陈佩芳、讲授有机化学的鲍启申和讲授物理化学的张汉良。这种传统对兰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举个例子，198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合作搞了个CGP考试，每年从全国13所部属综合大学的化学系选拔50名左右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作为13个大学中的‘小弟’，兰州大学当时出尽了风头。选拔共进行了5届学生，第一次兰大7名考生考取了5名，包括第1名和第4名。1985年举办了最后一次，当时我是分管化学系教学的副主任。6名考生全部考取，分别是第1名、第2名、第4名、第7名、第21名和第51名，当年录取名额为55人。1980年代开始，高校提出“两个中心”的口号，兰大的科研进入了一个快速攀升期。这里给大家展示当时的一份简报：1991年，SCI排名在全国高校排名第8位；到了1995年，Science杂志公布了1993年的中国大学SCI排名榜，兰大上升到了第3位！取得这一骄人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迄今仍有争议的奖励制度是其中之一。1984年，兰大化学系开始奖励SCI论文，次年这项政策被推广到全校，使兰大成为全国奖励SCI论文的第一所高校。从1985年启动奖励到1993年跃居排名榜第3位，只花了短短8年工夫！兰大是实行奖励的发源地，后来许多学校都实行奖励。”

王：前面您说到，总想明里暗里为母校做点事，我从前对此也有点印象，您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史：先通过自己人生的两次重要经历回答前一问题，一次是参加中科院盐湖考察队，一次是去美国作访问学者。

学生毕业时间通常在每年7月，实际上，1958年5月底我就以教师身份被外派了。那年5月底，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教授（当时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找到当时的化学系主任刘有成教授，建议兰大参加盐湖研究，刘先生同意了。那时候没有拖累，说走就走，随柳先生和苏联专家的吉普车一起进了柴达木。工作地在当时的柴达木首府大柴旦，参加高世扬的研究组，以大柴旦盐湖的硼、锂资源为研究对象。连续三年的夏秋两季去那里，冬春两季回学校工作。这意味着我的从教经历从科研开始，这种特殊的经历影响着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在盐湖队工作期间，与高世扬先生结成了挚友。1991年，兰大和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申报无机化学博士点，就是与高先生一起谋划的。与参加盐湖研究相关，兰大还开办了一个物理化学分析专业，培养了几届学生。参与办此专业的还有马敏庄老师和马泰儒老师，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你看到的这个牌匾（即照片中镌刻有“良师益友”的牌匾），就是这个专业的部分学生2010年来西安时赠送的。其实，将他们称“朋友”更合适，毕竟这些学生都是70岁开外的人了。

另一个例子是到美国西北大学（NU）作访问学者。我原来上报的志愿是英国，打算去曼彻斯特大学从事非三价稀土元素研究。又是刘有成先生的介入，他访问美国回来后给我说：史启祯呀，我在美国给你找了个学校，你可否考虑到巴索罗（F. Basolo）教授那里去，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待人很好。我回答说，我对稀土比较熟悉，巴索罗的研究方向是反应动力学，我比较陌生，可能有问题。刘先生说：你年轻，知识面要宽些，不要盯住一个方向，对长远发展有好处。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把志愿改到美国了。两年访学期间，在美国化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3篇发表在JACS上。我与巴索罗成了朋友，他后来7次访问中国，4次主访兰大。访学快要结束时，我去他办公室，问他能不能给兰大做些事？他领我找了当时NU化学系的主任，三人一起为兰大和NU商讨了一个合作计划，每年兰大选送0-2名本科毕业生到NU攻读博士学位。这个计划成功地执行了好些年。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还联合申请了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由各自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我和高忆慈老师去美国访问花那边的钱，巴索罗到兰大访问花这边的钱。这两个项目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前面提到的兰大在JACS上发表的首篇论文就是在这两个项目下完成的。

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学校派我们外出工作、学习是一种培养，借机为学校谋点事也是本顺（份）。也许是贵人相助，朋友的眷顾。回想起来，一生中朋



史启祯（左）和朱子清先生在皋兰山上

友不少，能做成一点事，没有朋友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王：作为当时兰大化学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您主持了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改革实践，当时对这件事似乎存在不同声音，现在您怎么看？

史：我想您指的是化学系5门主干基础课使用英语原版教材上课那件事。那是1985年的事，开始实践时我已经到了校党委。

那次教改实践面向85级两个班的60名学生，涉及的5门主干基础课和主讲教师是，无机化学（史启祯）、分析化学（朱彭龄）、有机化学（沈凤嘉）、物理化学（路宝田）和结构化学（李笃）。当时是有各种议论，但我认为是对的，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兰大办的杂志《教学与研究》上。现在更觉得它是做对了。把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联系起来，你就清楚了。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小平同志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以后就按新教材



左起：史启祯、刘中立、李笃